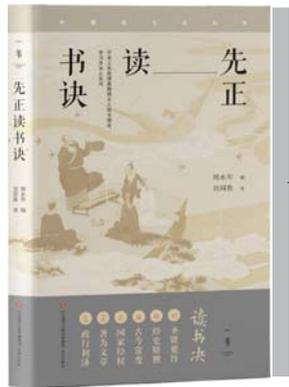




齐鲁书社
魏新 白郁 著
《重走梁林路：我们的古建考察笔记》



济南出版社
刘国胜 译
周永年 辑
《先正读书诀》

凝固的诗：中国古建筑的文化乐旅

□张涵

谈起古建筑，我们或许会因时间久远而深感陌生，但倘若我们将它具象到独乐寺、云冈石窟、应县木塔、赵州桥，就会发现，古建筑的一砖一瓦、一石一木，在历史长河的流荡中，经过漫长的时间洗礼，无不凝结着灿若星辰的中华文明，传承着恢弘壮观的古典之美。

《重走梁林路：我们的古建考察笔记》一书便是魏新、白郁历时两年时间，亲访古迹，追随我国建筑大师梁思成、林徽因及其所带领的营造学社的足迹，自山西走起，领会梁林之路的精神要义。他们的足迹遍布山西、陕西、河南、甘肃、四川、新疆等多地古迹，在这场文化乐旅中，他们不仅探寻梁思成、林徽因以及营造学社考察古建筑的传奇经历，考察中国古建筑的基础知识，更担任起我们与古建筑之间沟通的桥梁，以亲切的口吻为我们讲述了古建筑背后的历史渊源，这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大的意义。

本书以梁思成、林徽因及营造学社的考察时间为经，以地理区域为纬，以极具代表性的古建筑为点，将全书内容划分为六部分，并在每一部分附上梁林田野调查路线图，进而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铺展开来。通过此书，我们不仅可以了解专业的建筑知识，还可以看到深远的历史文化以及充满烟火气的地方风情。

作者以其专业且深厚的学识为我们介绍了古建筑的结构原理，并提出对古建筑的保护思想。在介绍具体的古建筑时，穿插讲解斗拱、榫卯、铺作、出跳、卷杀、偷心造、减柱法、悬浮柱等专业术语，通俗的文字与清晰的图片相对应，使晦涩难懂的专业用语变得简单明了。除了木构建筑，本书还为我们介绍了石窟、石刻、陵阙、佛寺、古塔、经幢等文物古迹。这本带有科普性质的通俗读物，从入门级古建筑爱好者可读性角度出发，介绍梁思成、林徽因在1932年到1940年间的田野调查，讲解相关古迹的基础知识。作者有意识地将古建筑现状与梁林时期进行对比，也让我们看到古建保护意识普及的必要性与科学保护的重要性。正如

梁思成先生所倡导的，古建筑的修缮应以“保护”为主线，修缮的根本目的不是“拆旧建新”，而是为了使旧建筑寿命延长。

除了建筑知识，在书中也可以看到作者深厚的历史文化积累，从生动的讲述中，不仅可以探知当年梁林田野调查的传奇经历，还能窥见中华文明的历史流变。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到唐代木构建筑在辽代的重建、善化寺佛像每年冬至被阳光照亮、云冈石窟的造像与皇权的纠葛；可以在晋祠侍女像中看到北宋女性的喜怒哀乐，在灵岩寺形态各异的罗汉中看到庙堂里的人间烟火气；还可以在五台佛光寺中看到在中华民族危机时刻打破日本学者粗暴论断的文化底气，在洪洞广胜寺中领悟科技还原的百年壁画的恢弘壮丽，在宝顶山大佛湾深思其背后坚定的民间信仰……如果你累了，还可以在书中找到独乐寺南街口的铁锅炖鱼、赵州桥边的全驴宴、开元寺附近的鹁鸡。

书中的两百多幅照片，皆为作者及其朋友在考察过程中拍摄，在光影的转换中真实地为我们再现了古建筑的结构之宏伟，色彩之瑰丽，细节之精致。通过这些照片，我们能够看到古人的信仰、崇拜、敬畏、追求、寄托与爱憎。从宝梵寺世俗化的壁画中可以看到中国古代人文理性的回归；从紫金庵的微笑罗汉中可以看到南宋时期古人对佛教修行态度的转变；圣母殿的彩塑则具体地记录了北宋时期有血有肉的真实社会，体现了工匠对女性形象的深刻认识……不同的建筑体现了不同的社会功能，反映了古人与建筑生生不息的密切联系，对应着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道德、宗教、家族，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髓与内涵。在这里，古建筑不再是固化的名物，而是鲜活的灵魂，洋溢着感情色彩，律动着思想光芒。

“梧桐叶落秋风老，人去台空风不来。梁武台城芳草合，吴王宫殿野花开。石头城下春生水，燕子堂前雨长苔。莫问人间兴废事，百年相遇且衔杯。”古建筑是一位历史的“见证者”，它承载着不同朝代的变迁与儿女情长，它所绽放的文化自信会像一朵朵斗拱一样，架设起中国人永不坍塌的精神脊梁。

前贤的读书秘诀

□刘国胜

清朝乾隆年间，一代大儒、翰林院编修周永年(1730年—1791年)提出“与天下万世共读之”的《儒藏说》，在济南建成“供人阅览传抄，以广流传”的公共图书馆萌芽——藉书园(又作借书园)，保存、保护书籍十万卷，编订书目惠及济南、北京两地士林，推动了《四库全书》的纂修及文宗阁、文汇阁、文澜阁的设置和开放，被誉为“中国公共图书馆之父”。为进一步推广阅读，周永年“取自汉以来先儒所传读书之法，编为一集，列于群书之前……凡欲读藏者，即以此编为师”。他从历代前贤著作、文集中，选辑出三百二十七条读书法，编订成《先正读书诀》，“先正”原意是前朝的大臣，泛指前代贤达，“诀”即诀窍、秘诀，“先正读书诀”即前贤读书的秘诀、方法。周永年将前贤的读书秘诀汇编成一本小册子，提倡读书之前，先学读书方法。

周永年博览经史百家，学殖深厚，不仅于藉书园聚书“十万卷”，他在四库全书馆校勘《永乐大典》纂修兼分校官任上，曾“目尽九千巨册，计卷一万八千有零，几乎以一人之力将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二万二千九十三卷的《永乐大典》通校过一遍。周永年茹古涵今，编订《先正读书诀》，开我国史上系统搜集整理前贤读书、学习理论的先河。这些前贤包括战国荀卿，唐代韩愈，宋代范仲淹、欧阳修、张载、苏轼、黄庭坚、郑耕老、朱熹、许衡、王应麟，明代宋濂、焦竑，清初钱谦益、黄宗羲、顾炎武、陆世仪、陆陇其、李光地等，所资书目包括《周易》《论语》《孟子》《荀子》《宋学士集》《范文正公遗事》等五十六种，经、史、子、集无所不涉。

周永年“学深志广，不屑以词章见”，他“辑书至意”，即通过编辑此书表达己意，强调了为学次第、提要钩玄、由博返约、学以致用等核心阅读思想，还阐发了渐与速、勤与恒、读与诵、整与零、专与博、信与疑、思与悟、学与用等辩证关系，也囊括了静、诚、勤、适、恒、精、思、记、用、行等具体读书要诀。所录朱熹、钱谦益、李光地诸儒的读书要诀，言简意赅，启发性强，且善用生动比喻，阐发简明道理，如李光地强调“精熟一部书”，以带兵、交友作比喻颇有说服力：“某谓要练记性，须用精熟一部书之法，不拘大书小书，能将这部烂熟，字字解得，道理透明，诸家说

俱能辨其是非高下，此一部便是根，可以触悟他书。如领兵十万，一样看待，便不得一兵之力；如交朋友，全无私疏厚薄，便不得一友之助。领兵必有几百亲兵死士，交友必有一二意气肝胆，便此外皆可可用。”

周永年首先强调了读经的重要性，正如他在复李宪嵩书中说：“窃以明中叶以来，学法芜废。或遁于禅玄，或守其困陋，遂无由见古人之大全。有志者果能寻章摘句，用数年工夫读经，则于后来诸书，黑白了然，如登五岳以览中原，而德、言、事功亦可择一途以从事矣。”恰如陆陇其把读经比作“筑室”，“须坚其基址，然后可起楼阁。‘五经’‘四书’皆基址也，时文则楼阁也。”

孔宪彝在《先正读书诀序》中记道：“士人读书，必由博反约，博矣而未能约者，非约之难，不善用其博也。经史而外，诸子百家，杂说纷纭，苟无识以主之，将必矜奇好异，泛滥而无所底止。此历城周书昌先生《先正读书诀》之所由作也。”他指出周永年辑书的用意，在于指引读者做书籍的主人，进行主动阅读，亦如书中所辑朱熹名言：“以我观书，处处得益；以书博我，释卷而茫然。”美国人莫提默·J·艾德勒、查尔斯·范多伦在《如何阅读一本书》中，也提出检视阅读、分析阅读、主题阅读等科学阅读观点，强调了主动型阅读、非辅助型自我发现学习的必要性。

周永年结集读书诀，还有更深刻的意旨。雍乾时期，经世之学衰微，周永年服膺“先立乎其大”的大体之学，“谆谆于先正读书三致意”，主张做“圣贤路上人”，以道自任，经世致用。他导人端正读书动机，“尽本孔孟之绪论，而上求之经典，复博采唐宋以来诸儒之说。其所以杜鹵莽灭裂之弊，可云深切著名矣，学者苟循是而求之，庶几学术正而人心亦正，推之治国平天下，罔弗由之。”周永年认为读书的目的是“识圣贤要旨，味经史精腴，通古今常变，正国家经权”。

具体而言，他彰扬“圣贤之学，不贵能知，而贵能行”，称许“读书做人不是两件事，将所读之书，句句体贴到自己身上来，便是做人的法，如此方叫得能读书人”。他本人发表“与天下万世共读之”的公共图书馆理论——《儒藏说》后，便躬身入局，“区区欲以己之所有公于斯人”，把私家藏书“广之于天下”，创建了藉书园，又编辑《先正读书诀》推广阅读，独步当时，真正是“知行合一”的大儒典范。

编辑：曲鹏 美编：陈明丽

齐鲁晚报

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